

5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廻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力而忍絕其私取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毋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
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
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
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
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
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
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
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
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
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

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
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
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
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
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
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
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
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
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
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

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俯仰有神澤而不知其狀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為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為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子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為其誕辰。來徵予文為壽。予為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芋以為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芋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為之。常辟芋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為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為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為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芋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

史記又每多分外出
力之句清之層出不窮使人鼓舞
云云本此史記之深者故其文往之神似

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櫻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健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丁子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尚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尚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寔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檄守嘉定州嘉古健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

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暮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觀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

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旣生旣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所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鷓鴣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掇危禍，陷不測之淵，賴天子明

奏

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澤，尚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恒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并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子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

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子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艷。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拙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必云尔雅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旣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悅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尚書旅溪朱公

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為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

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此後亦言孺人所以為者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

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

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

節問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為

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

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同尚書九族之稱爾

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

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

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

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

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

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

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

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

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

之往為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

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子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

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情通神學案而事動為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 沈母丘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垂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

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丘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為之敘以道

顧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

凡叙事隨事直書者必須要還他一兩個小歇頓有別便與市肆帳簿去異之

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五 陳母倪碩人壽序

近時名人評震川說者云非疾讀後情及愛數十遍
下也難領其妙此文字看平教過後便不能捨

謬見列子原文是
家公執席請李誤
割家字屬子向蒙
川之仍其誤耳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
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
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
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
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丙之賢有以致之如
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
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
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
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

內行不外國類以
直說看他用許
多極法委曲引
入處

善字不隨俗而便
是五口布袋之西謂
弄死蛇各以貴股

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
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丙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
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
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予馬鞍
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
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
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丙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
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
之力有不迫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
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予

補正此意文更周
容不懈

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為累使遂刊落
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
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舌者養老
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
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為壽其親
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為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
長富貴公舅並為六卿兩族光顯矣既而與其子太

此段叙其富貴

此下兩段叙其德

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為之子婿而女封至
一品夫人碩人既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
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
保與夫人間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
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
為女兒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調誤幾毀其家親族
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
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為
閭巷女子治生織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
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

且先將盛德意作
一虛按基下再加洗
其極有次第太僕又
慣用此法

此段即前文不能治
生一語翻出妙在前
文且只概言盛德且
不說盡故能于一意
中翻出兩層而又
二者虛實相承殊
密相間妙雲句
最精此法亦書節
歸碑陰之同此法
其他更難編舉

此段從官字生情

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
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為賢然如先王之教亦
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
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
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
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為壽昔少保
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為可與進於
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
使人有異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
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
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
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
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
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
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
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
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

此段從閩字生情

按史橫海將軍韓
說出句章樓船將
軍楊僕出武林越
後為交船下嶺將軍
出美邪白沙極則
武林上常增句章
二字

此段從致于閩一
致字生情

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
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
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
此言之，仕而為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東甌今溫州也此甌字從甌三代時賓於

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

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

軍軍出，句章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為

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

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尹仍○此○者○段○居○所○向○映○掃○生○情○故○妙○其○此○句○則○亦○取游臺幕，非有民社

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

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

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為大冢宰，玉

峯公之從弟，孺人為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

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

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

出，不謂說刻有與頭委便歌鳴起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

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

至今，歸然為鄉邦之望，朱顧世為婚姻，而其子弟之

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

平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為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

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為士之家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為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費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歡凡為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祿養為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蓋以為愈於祿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况將來之富貴方迫之而不可却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為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祿者

將必有厚德闕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婚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姆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爲黨友者故往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字書名姆字或
姆字化

祝辭古於渾茂而
有條理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
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
千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
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
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
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
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
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誥誥以獻以酬既醉既飫
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
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
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
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
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
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
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
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侵
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
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
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爲碩人祝者前之
詞則旣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良士堂壽讌序

此與澱山先生序同
屬一題而文體極
裁出不同是十二
卷壽序云吾堂
諸君子先生不為
鄉里頌禱之常
以此序則云長兄
淑南與弟子嘉子
材自喜其家之有
此慶可以知作之命
意遠局之法也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
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為饒高閣大第相望吳淞
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
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
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
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以澱山
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
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
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
南海參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
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
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
國家隆盛之時迫于季年亦遭彫瘵之會而公兄弟
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
而諸子詵詵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
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
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淑南與弟子嘉子
材為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
依倚外家為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無以當

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
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為辭而淞南
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未得
以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
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

抄本作吳橋周

氏壽讌序與此文小異今從常熟本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
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旦暮念其親竟拂衣
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于堂下顧諸弟

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為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
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為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
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
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
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
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為儒雅之會矣昔者
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
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孝生辰為壽
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
詡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為壽異於世之

孝王及

競王及

為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此与十三卷中戴碧岩序並以樂字成文而用筆
各極其妙此篇則更以樂字成文

吳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為樂然
 惟富貴之家為盛南雲子為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
 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
 摛詞敷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
 初嘗有名于學宮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
 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
 以樂則又於歲時伏臘之外為此會不戚戚于所遇
 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
 賢極口至不容道觀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內
 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
 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為樂孔子不能難
 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
 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阡危南雲禱于神
 夜夢菱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
 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人年六十凡贈
 詩若干卷是為序

邵氏壽詩序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為

從者得原唱上情

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鈇皆游郡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子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爲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旣陟憲司能不改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吳爲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旣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真所謂陞戟而進旁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爲寵而傳之也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開平後學董正位訂

子新句以成恩

本集卷十一

卷十一

游因頗道

二洋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交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

史記叙法



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闕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廛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水之見余間過之延實為具飴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飴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水之見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

之故廬子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子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方云沒而腴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

洪云先生評史記有云必本說此處飲酒乃說何愛用遊景致以作遊山記本說此處景致乃云前有某山後有某水等乃為大家文字又云必兩人說話堂上忽播出一人來即挽不內解此方知先生此文之助方可讀先生文集而方可窺古作東之意趣矣

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花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呼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

金史五行志正六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舊衛州城寺塔瓦以數日乃滅

此云此無中生有法記係中自闢一

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真義堂記

詳其里居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瀆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有浪如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鰻鱧湖諸湖相灌輸或束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

叙得句

爲真或謂天監所置卽真義以真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述其里中事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掎擊於世俗也借此流入魏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

左氏叙韓之戰據末
上文云故秦伯伐晉此
震未法便是

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
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
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
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
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
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
儼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且暮西顧未能忘
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
載。又為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
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為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
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
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
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此云考曲周匝波瀾
不窮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
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
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
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
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
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為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

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方云行餘冲沒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黃博士應龍爲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爲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租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爲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詩。蓋吾縣

黃博士即吳純甫所
從學古文者也見廿
五卷吳純甫行狀

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蓋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如前者之壽考。期願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爲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爲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閟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侈矣。而

楊少師白前凌皆
至閑應不何意
楊少師當指楊凝武
其疏沈大中書佳而亦
沈大中書佳而亦
沈大中書佳而亦

不忘壽母魯之為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實
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
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為名則張老斯
干之祝蓋有所根抵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世有堂記

世係字當作舟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
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
好書及為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
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
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為拙

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真者大中不為
固邪嗚呼彼徒為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為吾
有者皆足以為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
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
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
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為有者也天中之居本吾
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
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
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為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
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

意危云借感慨
為文設色絕死凡
艷可也

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此云前寫名堂之意，後復生出一波，相映發位置恰如濃波得中。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卽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閑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九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
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爲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
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
於鄉者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
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爲此記
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
處之際蓋有感云

自主堂記

予友盛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爲忘
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爲

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旣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策
徵伯獨連蹇不遇爲人亢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
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
藏誥命及先禮部篇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
旣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
內所以賑卹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
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
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
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內無病死者徵伯不爲藥劑但
書方與之其人輒瘡來謝予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

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爲湯灌之。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爲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臯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古文詞。稱說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騫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

嘆也。遂書之以爲其堂記。

方簡遠有味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

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毫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

頗為深遠清闕。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力費廩米三石。具餽粥。養妻子。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暮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季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絕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產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產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爲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爲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劾歸、今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方云因題袁枯窘
借山人自言及清記
本末作波潤可備一
格

雪竹軒記

○馬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

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

南史袁粲為丹陽尹
郡南一家有竹石車
亦步往車造竹所嘯
嘯日得

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
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
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
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為雪竹軒
記云。此云雪竹二字無可著筆。後著筆便俗。故通篇只以情事率合。而
馮山人之風致亦可概見矣。叙次欲活。此神功於古。古不能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
夢軒。請余為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
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
濺濺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簞笠負餼。

為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眩靡牛羊而來。以牧
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
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
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
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為蕉鹿蝴蝶之喻。欲為鳥而
戾於天。為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
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
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爲哉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說也

此文

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

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邀子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躐一旦見紉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

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樛梓豫章也則樛梓豫章才而樛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樛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

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頽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構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爲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

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妬媚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巘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

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爲之記

常熟本削去篇末引莊子語今從崑山本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

借此作波既不寂
冥又不亂離

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
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
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
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
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
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
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
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
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
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

積穴處必有旨趣
方不孟浪

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
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
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
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
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
淞江遊白蓮寺憇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
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
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

浪云神味隽永界畫新然且曾子因文字又曰烟波滄海

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

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此云花与史本不相涉此特寫得融洽而寸幅中無限低徊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

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

用列子穆修如收

嘉慶云偏於極

俗事轉折出大道
理未乃兄作家本領

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屢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此云俗題尋出第一等議論與歐陽公畫錦堂記同一机軸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

此云亦是借題說世
而筆意甚淡折有遠
神

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制。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巖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

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始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遷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見苓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盛應禎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禎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苓子。水部君卒。遜以見苓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禎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苓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

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強者而遜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卽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嚠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嚠與劉聲近訛吳大嚠蓋在北野有碑禺禱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歎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
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
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
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騫而不知
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敘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
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
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
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

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蘘數莖焚香賦詩自
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
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
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於萬里之外乃至白
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
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
百數而重涯別鳴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
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

此云從詩而想出至在丞
作際而以文且遠恨不以嘉
應之高作佳穴大家文字
搖無浪費筆墨也日前後
議論時相照應尤見神
理之妙

見云之懷抱

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滌淼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歛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為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為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

無錫縣志載此文未云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則其於一切世務若太宜深雲南不置入其胸中必何可及哉異時考論其事當為作王右丞兩墓誌庶幾不置以方之矣

於此蓋見存稿時刪所抄錄

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
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
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
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
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
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
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
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於是小雅旣廢則
四
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
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

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
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
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
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
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
之所以交侵而
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
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
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
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

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豳首驪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人成均爲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爲都事君壻故余識啓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

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爲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爲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別去。卽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菊窓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

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鳴中昔仲長統嘗
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
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
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
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
窓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
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

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
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
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
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
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
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
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蓋今少保司馬

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
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
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
居今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
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
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致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
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
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
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
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

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
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
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
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
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
爲仁以孝弟爲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
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
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
政以才德爲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

奕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

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子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抄本詳八人姓名自可不必今從常

本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

此下若便接寺西北有
安隱寺一段便成純
筆震山與其佳福
之堂云壁如地原高
下乃古石長間以此
殿使保聖寺安隱
堂者後隔絕為三正
見於續雜令妙

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剏白蓮寺
今里俗所指以為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歸為天隨
先生祠區宇非廣不當別稱為寺也余少時過甫里
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
年法華期懺田記輪管懺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
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
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
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
氏子初為寺比丘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
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

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為殿堂七廊廡六
十初壞殿時梁栱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
前修剏蓋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
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為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
其後日圯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
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為二派慧乃與同堂
之徒復合為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為之記自成
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
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剏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為寺之
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言
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既無所
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
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
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
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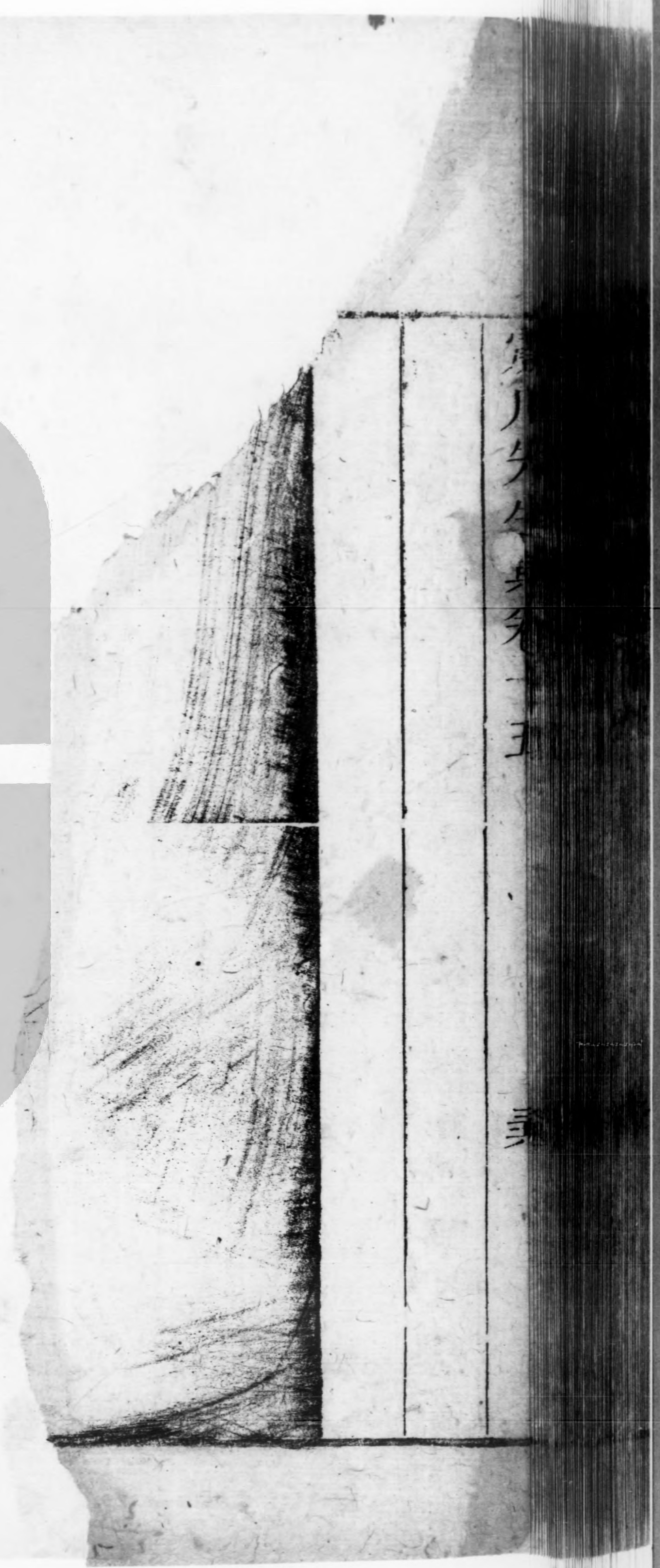
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
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
實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
盡沒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

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
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勅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
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廚又爲屋數楹
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
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
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
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
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
念今有司旣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
難君乃肯捐己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

道家謂帝君唐貞
觀間人子三歲法師
曰母蓋兄弟四人一為
釋三皆得道云云

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
府為三元。能為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
或又以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
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
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
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與于人意。不過如此。
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為是。
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郟城人。
讀書為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
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第...卷...
三

